



FU DAN HUMANITIES &
SOCIAL SCIENCES
复旦人文社会科学

复旦大学

光华人文杰出学者

讲座丛书

立体的历史：

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

邢义田 著

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复旦大学

光华人文学出学者

讲座丛书

立体的历史：

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

邢义田 著

Copyright ©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立体的历史：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 / 邢义田著. — 北京：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4.10

ISBN 978-7-108-05067-0

I. ①立… II. ①邢… III. ①文化交流—文化史—研究—
中国—古代 IV. ①K220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41949 号

责任编辑 吴彬

装帧设计 罗洪

责任印制 郝德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0

字 数 120 千字 图约 380 幅

印 数 0,001—5,000 册

定 价 79.00 元

(印装查询：01064002715；邮购查询：01084010542)

自序

《立体的历史——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》一书是改写增补自二〇一二年应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之邀，担任“光华杰出人文讲座”的四次演讲。这四讲是：

第一讲“图像与历史研究”之孙悟空篇

第二讲想象中的“胡人”：从左衽孔子说起

第三讲希腊大力士流浪到中国？

第四讲他山之石：古希腊陶片流放制与罗马帝国禁卫军

原本的演讲是以“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”关系为主轴，综合若干自己过去的研究，作一次简单的报告。演讲虽曾增补了一些材料和想法，但基本上是旧说的重述。这回利用改写的机会，进一步作了思考和修补，甚至稍稍挪移了重点和扩大了范围，尤其是头两讲。

在原来的演讲中，我强调历史工作者应动员一切可用的文字性和非文字性的材料，也就是文字和图像或视觉性的材料。这仅仅就“材料”而说。为了更好地说明我现在

的想法，加上了“立体的历史”当作总标题，希望指出文字和图像只是提供“立体历史”产生的条件。

所谓立体的历史，是三度空间整体的历史画面，由（1）文字和非文字的材料、经（2）历史研究和写作者的手，传递给（3）读者，三者互动而后产生。历史研究和写作者生产并传递画面。读者心中能有怎样的历史画面，是否生动立体，一方面取决于读者自己，一方面也取决于生产和传递者的喜好、能力、训练、眼光以及据以建构的画面。读者如果能从这本书，看到一些不同于过去、富于纵深的画面，就令我感到安慰了。

由于原本是演讲，本书保留了说话的口气，也省略了学术论文常见的附注。有兴趣进一步追索的读者，劳请阅读三年前在中华书局出版的《画为心声》等书。

这次有机会出版，首先要感谢邀请我担任讲座的文史研究院葛兆光院长。如果不是他的邀约，我大概不会在一些老问题上花心思，朝前迈步。在修改讲稿的过程中，得到许多好友和学棣的热情协助。杜正胜、洪金富、许雅惠、王辉、马怡、侯旭东、刘晓芸、黄琼仪、游逸飞或指正错误，或提供材料，衷心铭感。

本书几经修补，错漏仍难全免。一切责任，不消说，由作者自负。大家有不少期许，限于能力，一时还无法做

到，只好等待来日。最后要谢谢三民书局（繁体字版）和
三联书店（简体字版）编辑部为这本小书付出的一切辛劳。

作者序于台北南港

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五日

目录

1	自序
1	第一讲 “图像与历史研究”之孙悟空篇
73	第二讲 想象中的“胡人”：从左衽孔子说起
151	第三讲 希腊大力士流浪到中国？
213	第四讲 他山之石：古希腊陶片流放制与罗马帝国禁卫军
306	出版后记

第一讲 | “图像与历史研究”
之孙悟空篇

一 开场白

上帝为什么给我们两只眼睛？神学家应该会说，是因为上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；上帝有两只眼，因此人也有两只眼睛。生理学家也许会说，是因为用两只眼才能产生立体感，感觉到距离的远近。我要既严肃，又开玩笑地说：这是因为上帝要我们历史学家用一只眼睛看文字，另一只眼睛看图画。

所谓图画，不仅指画家的画作，而是指一切视觉性、非文字的材料。我相信历史学家如果用两只眼同时考察历史留下的文献和图画，应该可以见到比较“立体”的历史。

但我必须说，文字和图画只是提供“立体历史”产生的条件。所谓立体的历史，是三度空间整体的历史画面，由（1）文字和非文字的材料、经（2）历史研究和写作者的手，传递给（3）读者，互动而后产生。三度可以指文字、非文字材料和历史研究者之间，也可指材料、历史研

究者和读者之间。历史研究和写作者是画面的生产者，也是传递者。读者心中能有怎样的历史画面，一方面取决于读者自己，一方面也取决于传递者的喜好、能力、训练、眼光以及据以建构的画面。根本关键在于材料，因为历史研究者毕竟不是小说家，不能凭空创造画面。他们采择什么材料，如何采择、诠释或据以构形敷色，就十分重要了。

奈何长久以来，许多历史学家或者受限于训练，或者因个人的喜好和倾向，习惯于当独眼龙——单重文献，不顾图画。读者阅读他们的作品，即使心中也能产生画面，画面不免不能更为完整饱满。十分可惜。

单重文献的往往是“正宗”的历史学者。重视视觉性材料，或习惯从视觉材料入手的，往往被归类为艺术史、美术史、美学或美术工作者。在学校教育上，台湾各大学的历史系一般很少有艺术、美学或美术史的课程和师资，他们多半存在于美术或艺术学院。美术或艺术学院和历史系、所的师生，又往往老死不相往来。这样的隔绝状态由来已久，直到近年文化史研究成为浪潮，打破许多学科界限，情况才稍见转变。

以我自己的学习历程为例。四十年前，我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当学生时，老师告诉我们研究历史最好依据一手史料。所谓一手史料，是指当事人留下的原始文件，例如档

案、日记、回忆录等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二手史料。二手史料是指经过某一人或一群人的选择、剪裁、编辑或加工重写，为了留给后人看的東西，譬如二十五史。历史学家基本上就是利用这些一手、二手史料来做研究。不论一手、二手，都是文字性的资料。换言之，老师们眼中的史料基本上就是文字。

学生时代并没有觉悟到这有什么问题。现在回头看，才觉察当年上完一年隋唐史、中国近代史这类断代史，老师征引的不外是《隋书》、新旧《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，或是近代名人的日记、自述、书信或其他种种档案或二手的近人著作，完全没有提到过任何唐代的绘画、石窟造像或墓里出土的种种文物。上中国近现代史，老师在课堂上不曾参证过一张照片或其他文字以外的资料。一九六〇年代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名著《国史大纲》，从头到尾只有文字（现在的版本多了地图），没有引证任何一件视觉性、文字以外的材料，也不附任何一张图片。这种情况在我上大学的年代，十分普遍。

为何过去的历史学家热衷于文字，而无视于非文字的材料呢？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中国历朝历代留下了极多的文献，有一个极为丰富的文字传统。在近代印刷发达以前，中国文字资料之丰富可以说举世无双。中国的学术、教育

传统和探究关怀的问题，可以说完全是围绕着各种文字性的资料而展开。忽视文字以外的东西，十分自然。

器物、书画等等长久以来是士大夫文人用来赏玩或怡情养性的玩意儿。他们舞文论史，偶尔也会炫弄博雅，提及器物或书画。但器物、书画通常仅仅是论文的点缀、证史的婢女。一定会有人说：自宋代起，金石学发达，金石证史不是老早就形成传统了吗？不要忘了，固然有人以金石证史，更多的人是以金石为法帖。欣赏，临摹汉、魏碑隶，柳、颜楷法才是关怀重点。他们并不在意书法以外的东西。宋代有《宣和博古图》之类著录了金石器形，开图谱学的先河，奈何这类著录一直处在金石学大传统的边缘，直到近世才有较多的人关注。

好了，现在放下这个问题。请大家想想：古人留给我们的只有文字性的材料吗？答案显然不是。还有大量非文字的材料。下面要问：所谓非文字，视觉性或图画的材料有什么特点？如何和文字性材料作对比？

与文字相比，图画材料的特点大约有几点：

一是其直接性。当我们看到一幅图画，它的影像会直接、几乎瞬间映入脑海，不像文字、语言需要经过一个阅读或说听的过程。文字不论直排、横排，须要构成语句，一句接一句。阅读即使一目十行，也必然依着一定的先后

顺序，最终才能掌握整句或整段的意义。听，也要一句句听，最后才能总体掌握发言者的意思。

此外，图画具有全面性和同时性。目光所及，影像不仅直接、立即，更会同时、全面地映入我们的脑中。此外，图画具有文字所无的色彩，更常是立体的。色彩性和立体性，往往可以传达许多文字不能或较不易传达的东西。如此这般的特点还可以继续细致地罗列下去。这里不再多说，仅举几个例子，说明图画比文字具有的优势：

这幅图是一九九九年美国哈伯（Hubble）太空望远镜在外太空所拍摄到的，七千光年以外，恒星刚刚形成时的气体和柱状云（图1）。



图1 “恒星子宫”星云

当我们一看到这张照片，相信会立即直接、全面、立体、同时地掌握了它的色彩、形状和厚度，在脑中形成一个整体、立体的影像。大家试想，如果没有这张照片，换成以文字去描述这张照片呈现的每个细节，需要多少文字才可能说得清楚？在网络上有这样一段文字说明：

“众生之柱”位于天鹰座星云的巨蛇座恒星形成区域，由尘埃和气体云柱组成，能诞生新的恒星，因此又被称为“恒星子宫”。距地球七千光年之遥，这意味着人类现在看见的“众生之柱”其实是它七千光年前的模样。

如果大家仅据以上这段文字说明去想象，是否可能想象出照片所见的景象呢？恐怕没有人能够办到吧。但我们只要看一眼照片，虽不知它属于什么星系，存在于多久以前，就可以直接、全面、同时地把这幅图印在脑海里。图画在这方面，毫无疑问比文字具有优势。

另外举个例子。《续汉书·舆服志》有如下一段记载：

进贤冠，古缙布冠也，文儒者之服也。前高七寸，后高三寸，长八寸。公侯三梁，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，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，皆一梁。宗

室刘氏亦两梁冠，示加服也。

《汉官仪》和蔡邕的《独断》等书成书较早，也提到进贤冠的样式，但不如《续汉书·舆服志》完整。请问哪一位能根据这段描述，把进贤冠的样子画出来？我常在课堂中请同学作“从文字想象图像”的练习。结果画出了各式各样，光怪陆离的帽子。从文字想象图像，要准确，十分十分困难。幸好汉代墓室壁画中常有那时官吏的模样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头顶上戴了个什么样子的帽子（图2）。



图2 洛阳金谷园东汉墓壁画

画面中驾车者身旁人物戴有一顶黑色的帽子，冠上有梁，前高后低。缁布是黑色的布。图中所画和《续汉书·舆服志》所说的进贤冠有梁，前高后低，用缁布为冠完全相合。当我们看到这幅图，很清楚、全面，同时连颜色全部都印在脑海里，立刻了解这就是进贤冠。如果没有这些图，只有《续汉书·舆服志》简单的几句话，大概很难想象进贤冠到底是什么样子。

再举一个《续汉书·舆服志》里的例子：

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，导从，置门下五吏：贼曹、督盗贼、功曹，皆带剑。三车导，主簿、主记两车为从。县令以上，加导斧车。公乘安车，则前后并马立乘……

大家知道古代官员出巡的时候，威风凛凛，前有前导车，后有随从的车。《舆服志》提到县令以上的车队加“导斧车”。所谓导斧车是指在前导车中有一部叫斧车。斧车是什么样子呢？《舆服志》不著一字，古注也一无解释。然而，拜考古之赐，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了完整的铜车马仪队，其中刚好就有一辆斧车，河南荥阳王村乡茆村东汉墓壁画的车队中也有几乎一模一样的斧车（图 3.1-3.2）。